

時令



開燈

粵垣向有開燈之例，每在正月十五以前，張掛花燈，各家慶賀，有所謂“添丁燈”者，有所謂“發財燈”者，其為樣也，或為蓮花，或為蓮藕，或為樹頭，或為福祿壽三星，或和合二仙，種種式式，鏤花剪紙，門麗爭妍。在鄉則更有高搭燈棚，設筵以款親者，凡善歲添有新丁之家，無不循例為之矣！

（粵語）真高慶，處處都話開燈，唔知呢條俗例，點解得咁通行。唔論係在鄉，還是在省，都話開過燈就發橫財，更有嫩仔生。試向花燈細問問，佢肯否把丁財贈，第一要發財先，生仔重在第二層，你若唔聲，我都要問到你肯。如果唔肯應承，就話你捉我亞庚，個陣話起“散燈”二字，連十五都唔等。你從高高掛，我亦唔擔張凳，火起使用火黎焚化，睇過你知錯定唔曾！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一期



薄餅

羊垣每于暮春時候，市上便有薄餅出賣。餅以蛋開面為之，形圓如絹扇，有單層者，有雙層者。食時以小炒肉絲等匯為餡，捲之成長條。賣者即設爐于市上制之，旋制旋賣，大有當爐賣酒之風。爰謠以記之。

餅話得咁薄，薄薄地重有的人情。每到暮春時候，就見爾在市上懸旗（賣薄餅者每用紙作金錢，懸以為記）。年年依樣，都重有的尋春興，不比桃花流水，一去永無停。爐燒散炭，順便為我溫春茗，消盡春寒，也不至令我咁冷清。雖則一張薄餅，卻覺得春情永，似系經過細意佳人，熨貼到平。虧我酒自懶斟，人已醺酣。心不跳，似有種傷春症，見餅就觸起我春愁，怪得捲極都不成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九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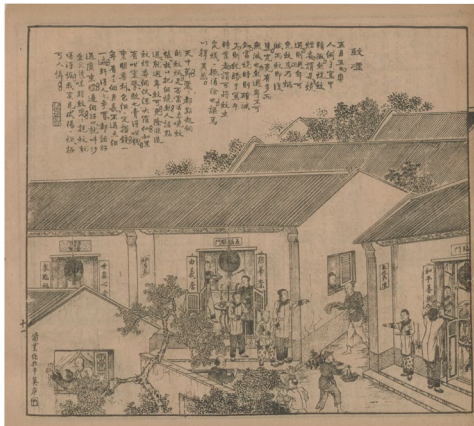


茶茜

四月八日，粵垣制有茶茜餅。茶茜者，一種有臭味之藤者也，雜以糖粉而作餅，俗謂食此餅可免人腹痛。細核此物，涵有化腫酶、化脂酶甚多，大可藉為消化之用，此說信有之也。每年於四月初七、八兩日，即有人製造此餅，分頭上街叫賣。是日也，不可謂之“賣錫天”乎？惜無簫聲吹過耳。更為謠以紀俗。

四月八，總以“茶茜餅”為題。取名“茶茜”二字，究竟值乜茶茜？我睇呢的餅唔系屬人，一定擲去屑鬼。呢陣鬼唔食豆腐，要佢正嚟得鬼來迷。今日分明系將墓閉，大村條路，鬼話要番歸。唔通一場（讀仄聲）去歸，都有個餅仔，以此當（去聲）手箱來粘，亦有的話維。鬼呀有乜野送行，我就將此送禮。好在唔系貴，大約七十件就可以疊番嚟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九期



蚊煙

五月五日，粵人例于室中暗燃燒蚊煙香，謂是日燒過則周年可免蚊患，乃煙滅而蚊即復集，究竟有多而無滅也。然周年不可知，當燒時則確減少，則猶勝于寫午時書者，謂可將蚊蟲鼠蟻一概消除也。謠焉以釋其惑。

天中節，處處都點起個的蚊煙，是否當（去聲）曉蚊帳，故此把佢燒燃，人話點過，就周年蚊可免。除非造蚊煙香個位，系大羅仙，如果有咁靈驗，駛乜賣得咁賤，稟明專利，包佢一定撈錢。一年有十二個月長，不過點佢一過，料得人人爭買，都話好過廣東藍。邊個好心，就叫沙蟲（仄讀）咪將蚊變，變蚊蚊就唔得佢，我實見咸陽一炬，極可人憐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十一期



時令

夏至荔

每年夏至，遲早雖無一定，然恒適當荔子熟時，粵例于是日，輒買荔子分啖家人，謂“夏至荔”，食曉有閉翳云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妨長作嶺南人”，則唯望日之夏至焉耳。爰為之圖。

夏至荔，食曉話有憂愁，我見萬事冇話無憂，只有富不用憂，仗有銅錢，就由你食到夠。君如不信，試作荔灣遊，你睇當筵妃子一笑，微開口，頰上漲滿紅霞，尚不覺羞。江水既綠如油，荔般又紅到透，冰盤薦玉，真個妒煞水晶球。風涼水冷，此福最是難消受。唔好咁吓，雖則夏至系年年有，總係佢可以長此紅顏，我未必可以永不白頭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十三期



乞巧

七夕乞巧，中國古有是風。吾粵踵行之，益增華麗。每年七月初六夜，即陳設玩物於庭前，有紙紮者，有麻米砌者，有以瓜果雕鏤者，諸般景色皆極工致，是可直名為“鬥巧”也。倘以此研求技藝，又豈多讓西人？乞巧女兒勉之。

無巧可乞，你重巧過佢多多。如果佢有奇巧心思，駁乜嫁過個睇牛仔造老婆？窄窄天河，咁就無得渡過，枉有愛婿深情，怎耐見面極疏？指擬烏鴉去填河，容乜易行踏錯，慢吓手有幾隻飛開，豈不是要跌落河？第一營生計錯，錢都唔多個，借落十萬金錢，呢陣重要把屎扁。我睇見佢拙到咁淒涼，心就起火！唉！真心錯，當佢為上貨，我話傻大粗在大觀園，都未有來（仄）有佢咁傻（疏沉瀆）！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十八期



夏至狗

夏至之日，粵人又好煮狗聚食。相傳為夏至一陰生，狗肉補陰，食之故宜。此無稽譚言，不知其何所本也。然一班之狗肉父老、狗肉和尚，則固以夏至日為生日矣！請更紀之以圖。

夏至狗，真正冇地收藏，和尚話我要開齋，父老又話你抵割。落力刮毛，有陣噏落錯刀背鏹。你睇個班剃頭佬，至少有一日惚忙。我想一些咁長，大餐只有兩趟，冬至食過魚生，又到夏至，正有狗肉香。狗肉縱唔得食，撈啖汁亦覺心頭爽。見狗肉唔噏流涎，個個食野就未入行（葉杭）。狗你知到走為上著，乜又入錯條巷，隨處撞，有瓦坑你又唔識路上，咁就鑄定你條命系應俾人割，不是我地喪良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十三期



放鷄

九月九日為重陽佳節，登高遠眺，人插茱萸，誠韻事也。粵垣每逢是日，則粵秀山頭，登高者聯翩而至，其兒童則放紙鷂以取樂。惟於紙鷂上大書“流災流難”四字，放至高處，則將線割，使之流落別處，謂如是則脫除災難，則未免迷信矣！

九月九，個個都去登高，你睇個班嫩仔，走得氣嘈嘈。放起個只紙鷂在高處舞，扶漢聲聲（響弓聲），喚起個的懦夫，總係企在個處風頭，須要努力正好。雖有聲威，可惜你未滿羽毛，怕只怕失足雲霄，個陣就遺恨萬古。咪估個條包索，可以把天箍，既替得個佬流災流難，邊處唔流到？唉，難把身世顧，只望得天憐憫，俾你有點功勞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二十三期



時令



食魚生

魚生一物，不減尊鱸滋味，吾粵人多嗜之。鱈魚作片，雪葡為絲，每到秋風一起，則什錦魚生，足供大嚼，不必待冬至陽生，然後食此也。

真好食，系魚生，試睇的人食魚生，總係一大棚。蘿蔔係絲，恰可係不軟不硬；什錦撈膏，不許有一樣爭（欠也）。不請自來，無謂嘅禮數盡省，斷冇話睇住食魚生，重去第處行。魚要慢慢嚟煎，唔好火猛，點似總唔過火，不必勞動個的望諱。食冇好得過魚生，唔系話將口角搽（去聲），狗肉雖香，亦要把牙罅淨，怎似佢可以順喉吞，當番塔打橫。

《時事畫報》，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第二十四期

